

T 3224/1741.810

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建安縣志卷之八

藝文上

維德功言博三不朽載道日文行遠垂久大海
迴瀾百川東走式靡起衰斯云鉅手翰苑千章
供奉斗酒詞蜀馬卿于虛烏有建號多材琳琅
瓊玖窺豹一斑何殊二酉志藝文第十五

紀述

復勅書樓記

尹穡

建之諸邑素迫於用以鹽為資鹽洩而息滋於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億外始敢萌意他事紹興三十年二月丁丑建安
縣之勅書樓壞今穎昌韓元吉議將復焉錢用無
出方以其再歲所餘且例爲令用一毫不有者致
材與工費雖半及而是縣之民常賦所入小不厭
吏猶故爲抵捍使徒罪去謂他取何以是慮不克
就旣乃聞之樂然多願趣來斤斧遂舉葢始六月
庚申成於九月壬午其間六楹其極四丈旣藏勅
書仍鳴鼓傳漏其上始成嘆曰令何施而致此哉
圖其有以慰斯民之意故屬稿記焉葢上奉勅書

下開公門縣豈他治比耶變爭侵枉有所告訴乃
或利要威阻使望其門而不得入追呼聚集重以
囚繫根窮緒引使念其門而不得出勅書雖藏猶
棄札也則民眡縣門寧手撒之何助而復未明門
開令出待事旣解門闔事已令入民恃令來如子
決於父靡有再三令急民歸如父遲于家子至如
喜勅書雖久猶且下也則民眡縣寧無室廬何門
足爲知此而慮斯樓之弗復斯費之弗克何哉故
以是書爲建安縣復勅書樓記葢令之得於民與

民之復于令者既皆在焉豈無有以慰其意云

建安縣廳題名記

韓元吉

自秦收閩粵漢始縣閩建安中分東侯官益置建安縣至吳永安因以爲建安魏厥後魏之廢置非常而縣名迄今猶用漢年也蓋建安當閩之上游地多大山溪行石中險峙湍駛故其民得山水之秀者類狎於文而賦其厲氣者亦悍以勁其壤不富於田物產瘠甚而葬利通天下每歲方春摘山之夫什倍耕者故其俗賤農而貴賈家有詩書戶

知法律雖三歲貢籍甲東南而收群之氓佩刀執矢間起而爲鬪暴否則匿役避賦持短長以競其私故其居官者譽少而謗多縣直魏之中兩使者之臺下符檄指呼取具無違用廣而賦畜貿遷醜醜以佐其費折獄蔽訟之外歛散計量猶大商也故今之黠尤劇天下之縣號難者多在閩而建安爲之窟元祐初析地以爲甌寧今占籍猶三萬戶不察而來不安而去前後踵相屬也以元吉之不肖亡以推上之教化以善其風幸而追于謗將遂

至於更以謂令之名氏久近後來者所宜知也既歲月不可攷乃斷自建炎得而刊之故書之左方

重建儒學記

謝純

學凡三遷國朝洪武十一年自寧遠門之外遷于登俊坊故址沒為報恩觀正德十五年學圯于水巡按御史沈公灼黜觀復遷學故址嘉靖十五年巡按虞公守愚視學郭門外以諸士子僕僕于徒乃遷學貢院舊為建陽衛故址虞公牒下知府詹公時議詹廼上狀左石布政錢公安宋公冕按察

副使謝公汝儀提督學校潘公璜僉議允協交牒分巡建寧道張公儉總其事未幾張以陞擢去而楊公麒繼巡是道下車遂經始乃晉通判羅春日來汝惟經厥土考厥費度厥材母為侈靡又晉推官章袞曰來汝其蕪棄之以康以和又晉府知事王曉曰來汝董厥役役惟勤匠惟能餼惟稱母冗母嗇又晉知縣胡賓曰來學肄汝邑汝為長勞之來之汝惟篤又晉教諭饒賢曰來遷學惟汝首請亦惟汝職惟汝居偕汝訓導陳諫陸崑教之暇亦

來蒞是事有弗用命者汝言予得申諸憲法又戒
衆曰予惟弗精白一心肆軒輕厥凡執事上帝其
臨有赫時予之辜衆聞有惕工役相誠于是度地
表五引有奇廣縮其半越月文廟成爲楹五兩廡
之楹各倍之南爲門又南爲櫺星門北爲敬一之
亭廟之左爲明倫堂堂楹有五東西爲序楹亦各
倍之南爲門門南爲泮池灌以身跨以橋橋南樹
之棹楔堂北左右爲居仁由義之齋齋之左右爲
號十有二房堂之左爲齋宇三區繚以垣而順序

以南馬爲通衢翼以棹楔載事于嘉靖壬辰二月
己亥告成于癸巳二月癸未於是楊公率諸執事
釋菜先師退而鳴鼓登明倫之堂列諸執事於兩
階晉諸士子之庭命賢揚言曰諸士子肅爾儀端
爾容汝式聽之是役也雖因舊而乃新易腐以堅
易漫以鮮穠然深靚鬱然壯麗抑豈徒壯觀哉學
惟教教匪一端故鄉射於斯養老於斯勞農於斯
獻馘於斯訊囚於斯所以示厥變動厥中以成厥
德以達厥材以資厥治譬之執木惟松栢巨室需

之譬之琢玉惟圭璋清廟宜之古今皆然以垂則于天下諸士子亦濡首有恒肆近而譬遠推類而諦觀故亦有視乎變動乎中達乎材成乎德者是謂善學盍顧誕斯學咨議僉協茹度中規則教有以存乎智三遷底定廼明廼爽則教有以存乎貞棟宇嚴翼丹堊錯陳則教有以存乎文廟貌穹窿聖靈赫奕則教有以存乎敬敬以興德德廼宏有孚于通志文以潤身身廼章有孚於儀型貞以宅中中廼立有孚於研慮智以辨物物廼從有孚于

守分守之庸固行之庸敦以需皇皇顯辟則剛並天工退而弟子是師以昭朝廷立學之體以副諸公遷徙之懿顧不偉哉不然遷之謂何是在諸士子諸士子稽首拜曰敢不黽勉是訓以圖維新旣寧謝純闡之曰夫事順叙則和和則樂可歌也已乃卽其言次第其事系之以詩辭曰惟基之良旋規絜方實抱厥陽神實畀我廟堂桓桓虞公繡服青驄視學以東曰匪徒匪從日邁匪庸遷如之何遷如之何僉曰孔嘉刺史原議藩臬斯畀矯矯憲

臣曰維我事事百工孔諧維日斯勵乃傾乃移乃
析乃斯剔蠹掄堅錯腐用全有宇翼翼有垣言言
式庭式夷式薨式騫憲臣戾止釋菜顙若有孚盈
缶曰菲口沃旣襄旣落百工胥樂庭實壯觀匪觀
斯觀高山仰止爰止奚攀維賢之登維學斯基匪
學斯基維德式資毋傾毋頽厥德不回君子不殺
天命孔耀青青者衿載瞻載拓克明其德以光大
作

建尊經閣記

范 嵩

階而不知六經爲何事其侮聖 道甚矣尚何尊
經之有哉嵩不佞幸生朱夫子之邦景仰前休佩
服明訓竊有志于經學而未能也願與諸士子相
勉之夏公名玉麟吳之常熟人由進士任刑曹郎
署遷今秩庶政修舉而尤留心學校人謂知所先
務皆可紀也因併及之

游胡二先生祠堂記

張 栻

學者博觀載籍尚論古人考迹而有以觀其用察
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

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况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模範典型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間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模範典型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于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爲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于學宮其所以開示學者尚論古人克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癸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于東廡之北端平後六年轉運使任公文定始祠游公于東廡之南

命祠胡公且徙游公之祠爲東西室於堂上未久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棧爲記棧生晚矣雖不及見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矣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倡明道學于河南東南之士受業于門見推高弟者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目到

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爲察院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攷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遊而講明論說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

建人所得私以爲其鄉之先生哉今姑以其模範典型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卽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端然于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溯其師友之淵源卽其所至而益究其學問之無窮則聖賢之門墻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爲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建安縣學田記

真德秀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
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廩士
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欵于
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蔽垣其闕植以
叢桂氣象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
秋含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
散去惕焉爲弗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
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于是學之
有田侯實始之書來諭予願有志予爲之嘆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
蓋凡與吾竝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
中有位以爲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
貴况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
卽惻阨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
耳養之以成其材厲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
所賴其仁不旣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
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
或漫不警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于豪民今建

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令留侯於此迺獨明
焉由已既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後已推此念
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
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于士厚矣士之
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
耕而食疑其爲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今士之廩于官者優游自佚
不幾于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

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
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弟忠信是也蓋四者人
之所以爲人而士之所以爲士者也一或失是且
有媿於人而况士子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徼利達爲事而本焉
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踈然自勵
修之身以刑於家有蒞焉則推之以及于國使人
知君親臣子大義有殞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
之本指侯名元圭字某實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

之孫云

新建譙樓記

劉克莊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討姚公以直秘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西府賢椽去可惜盍畱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為中朝惜可為吾州賀乃不果畱時城中遺燼暴骸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軍紀肅撫創痍流散而民氣和畜

用度規荒錢而官府止明年春余逐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下具五六璽書擢公以漕兼守又明年春予行役道焉則樓堞暈飛塵肆鱗集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解也余歎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畧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譙樓竄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弄兵之後更

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摩積累其軍府殷實井
邑繁雄寇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蕩爲煙埃夫聚
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於天可乎昔者周大夫
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昔者周大夫
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曰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尤
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
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
之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耆壽其德

之也深矣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
拯建人之厄措諸筦簞百世之恩也叙建人之情
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順昌人名瑤字貴叔掄
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吏幹顯余所記特公
學問之粗者爾

白鶴山房記

楊榮

榮家建安城東二里有山高壯雄偉其勢昂然望
之若鶴按郡志云東晉時有望氣者以爲山有靈
秘將發而觀之朝鑿暮合已乃見白鶴雙翔其上

遂不敢發因名曰白鶴山常有甘泉湧出其麓病者飲之卽愈傍有真如寺寺之西南地勢隆起狀若伏龜兩水交流於前而紫芝鐵獅雲際梅仙諸峯爭奇獻秀巍然對峙左環右抱前拱後拖風氣凝會森然一佳處也人多求爲葬而不可得榮先大父存時種德積善孝行純至旣沒而窀穸未下方是時真如寺僧無涯將有所營建而乏材一日邀鄉先生蘇公明遠踵門求施先伯父彥禎卽集兄弟予以龍津之木三萬株兼給以運輸之費

僧大感悅其後知榮先大父未葬卽舉其地以奉且曰此嘗有人酌以重價而吾弗之許誠有所待者願以是爲報於是筮之而吉遂舉柩藏焉葬已人或以得地賀榮伯父及父慨然曰先人體魄得妥於此幸矣他非所知也葬後數年無涯歿其徒昧所自因肆侵削已而愧悔復以塋外餘地來售榮復厚償其直遂創屋其傍爲子孫守塚之所太守芮公麟扁之曰白鶴山房并爲之記榮游郡庠時嘗率羣季讀書其中自後忝以科第列職詞林

叨承眷遇光寵極矣是皆先人遺澤庇蔭於榮故能獲此朝夕思欲報上之恩與先人之德顧惟菲薄有所不能公退之暇追惟故山白鶴之勝實先塋之所在松楸霜露之念不敢少忘因請善畫者爲山房之圖將求賢士大夫賦詠以顯揚先德庶傳之弗泯少紓榮拳拳之思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誠以世之孝子慈孫之思報其先者宜無所往而不致其意而榮之于此是或一端也因書爲記俾後之子孫知山房之所始焉

五忠堂記

滕祐

郡之望曰劉氏其先仕唐宋爲顯官者不知凡幾百人其功烈炳著以忠名世者合二族得五人焉其所自出則漢楚元王之裔由京兆遷入閩曰翔者居崇安之五夫曰翱者居建陽之麻沙翔八世孫曰齡靖康間以資政殿學士使金營金人欲相之齡作書與家人訣自縊而死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齡生子羽宣和間爲徽猷閣待制與張浚協力拒金人以保全蜀卒贈少傅追封魏國公子羽生

珙在孝宗朝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立朝臨鎮忘身
憂國卒贈太師封魯國公此皆五夫之劉世曰東
族也翽七世孫曰頴紹興間爲淮東提刑金兵入
淮頴死之又十二世而生純紹定間知邵武縣率
兵破賊爲餘寇所執不屈而死邵人立廟祀之贈
太尉諡義壯此皆麻沙之劉世謂西族也是五公
者或臨難死節或立朝盡瘁事有不同其爲忠一
也故其諡也韜以忠顯子羽以忠定珙以忠肅頴
以忠簡而純之廟號賜忠烈名之稱情其若是哉

嗚呼偉矣人得天地剛大之氣以生養而爲全人
蓄而爲德行措而爲事業其在人國也平時則效
誠宣力而爲翽國之忠臨難則致命遂志而守殉
國之節存乎方寸之微克乎天地之大行之一時
之近昭乎萬世之遠使三綱不至于淪斃人極不
至于破壞而天下後世永有賴焉蓋如是而後爲
全人如是而後無愧乎天地之生人矣五公者其
養之厚蓄之深而措之沛然者乎其足以扶三綱
立人極位兩間而無愧得有生而獨全者乎况忠

臣烈士世不常有扶輿間氣之所生非偶然也今以劉氏一門而為忠者有五奇勲大節高爵鴻名累數世而迭出此尤自昔之所罕見舉世難得者嗚呼盛哉祐嘗竊惟漢高祖以仁厚得天下而後世未嘗有大惡如桀紂徒以強臣跋扈至於亡國今其末流子孫散在天下生於異代者猶烈烈間出為世偉人以扶植人極于不墜則其仁厚之餘澤詎可誣哉前此五公未嘗有祠且以世遠不得與四代之祭夫有祖宗如此而子孫乃使之民然

不得與血食於人心何如也祐姊婿太學生甌寧劉君澤齡十三世孫也以及治己酉十月構堂於屏山祠右設木主而奠焉榜其額曰五忠蓋崇先德啟後思而闡世澤於無窮其用意也遠矣堂成祐喜其事於名教有關非特可以勵劉氏後也作文記之

祠原在甌治燬今屏山祠合五忠祠移建于縣治中和坊紫芝街故錄

重修朱文公祠記

楊榮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寧郡城東之紫霞州蓋宋寶慶三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

迄今幾二百年棟宇頽圯上雨旁風其敝壞可謂極矣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彥祿給事中陶偉巡部八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發明聖賢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群言以嘉惠學者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建安爲先生過化之地其有祠宜矣而歷世滋久廟貌若斯何以稱士民之瞻仰乎盍相與新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師公祐侯公鏞徐公信郡守劉公敬議以克合廼命耆儒許宏李仲得游得輝暨先生之七世孫鐵董其事

乃率邑之賢者相與捐貲出力庀材鳩工凡堂寢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敝爲完仆者植之欹者正之黜堊丹漆煥然畢具經始於是年春正月竣事于秋八月于是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具其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予邑人也奚可以辭惟聖賢之言載之經傳所以發至道之蘊與者固無不明著且備矣然而煨燼于秦火剝蝕於漢儒議論紛紜穿鑿傳會學者俛俛焉莫知適從而群聖人之道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

發微以明聖賢之道上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可謂盛矣而其後又有若先生者傑然特出著書立言擴前聖之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無復遺蘊然後聖賢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謂集大成也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豈特吾建安爲然而祠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與之偉然舊觀此不惟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于聖賢之學者安知不緣此而遂爲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關係又豈小也哉

余實有望於建安之士也遂樂爲之記焉

新建朱文公祠記

劉 鉞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尚矣先生之先徽之婺源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齋歷尉建之政和延之尤溪二邑始寓居壟寺尋假館鄭氏而生先生亦猶叔梁紇仕魯爲鄒大夫禱於尼邱而生孔子也先生年十四而韋齋歿於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生師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少傅劉公子羽公爲築室於崇安

五夫里先生遂奉母祝夫人遷而居焉晚年遵韋齋治命改卜建安之紫霞洲建陽之考亭居考亭八年而歿後二十七年是爲寶慶三年其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鑑復居建安從事大夫請作祠以祀先生遺像建安之祠實自茲始嘉熙中建守王埜別創建安書院亦爲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真西山配之元至正間遣京學提舉危旂航海奉制加封頒上醞少牢告祠於家仍致祭於書院於時兩祠猶並存也世移物改書院尋燬惟家居之

祠篋存然歷年旣深梁棟朽壞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行部過祠督責守臣爲加修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壞爲完始有足觀者正統初詔復其家景泰間奉特旨徵嫡長元世孫榘入京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俾歸以奉祀事尋勅有司同顏曾二程一體建祠時常修飾不許損壞每歲春秋給官錢爲牲帛祭品仍頒祝詞命榘恒主其祭繼又因憲臣有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幹劉燾蔡元定真德秀配享朝廷崇報之典蔑以加矣惜乎

舊祠規制濫隘俎豆陳設莫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足以稱崇報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員外郎來守是郡越三日拜謁祠下顧跡局促心甚不安銳意改圖而慮難其地退而與樾商之樾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柱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爲武臣所據近因朝廷有修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趾高閭廣濶足以改創祠宇但乏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首詢及之誠有待也旣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謀度遇有羨餘

通乃請諸朝允之適予考績至京亦爲疏其事且請給歲時祭焉景通旣遂所願卽欣然發貲市材卜日命工勞心憊神經營造作其中爲堂前門後寢左右兩廊與夫齋沐之所滌牲之處延賓之廳各極壯麗三閱月而告成未幾予有東廣之命景通來請記予忝公門下士又吏于茲郡不敢以淺陋辭古之士善及一鄉者歿且有祀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是已政化洽於一郡一邑者亦有祀禮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是已若功施于國澤

被天下者歿當廟食卽禮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也惟我文敏公以純誠一德弼亮四朝經綸密勿垂四十年臨事果斷若決蓍龜三預定策大功屢畫安邊奇計功烈在朝廷德聲洋海內較其功德宜配享社稷天下祀之豈比一鄉一郡邑之所祀哉建安爲公所生之地顧乃無祠可乎是宜景通從公議破群猜亟請地建祠而荷朝廷與之不吝也昔文潞公首請建家廟當時士大夫重之司馬公以先世居溫受封溫之令倡率邑人作祠奉之

君子取焉今公之盛德榮名不在司馬公下而亦有文孫作祠於建城以遠與溫國之祠齊休並享於百世豈不偉歟若景通者可謂善繼善述肯構肯堂踵文氏而作者矣予儕旁觀不能助一役其間回視溫令所舉誠有愧焉姑爲紀其實俾縉紳大夫謁是祠者知其咸景通之績也創造於成化三年三月乙酉落成于六月庚申記作于十月旣望云

梨嶽廟碑記

鄭士彥

忠惠公靈應昭格血食黎山廟逮今數百年建人
 奉祠甚嚴前此郡將監司上其狀既賜廟號屢進
 封爵功德昭昭在人耳目其名氏宜不可揜者然
 歷世浸久庸人續出臆見以亂其真按今廟碑且
 云李昭度意以為宗室宰相李回位高名著昭度
 其字也遂竊取為神且誣之何以為政考之唐史
 昭度未嘗仕閩中不知其說何據而然謹按文藝
 傳李頻字德漸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博
 覽善風韻尤長於詩與里人方干為詩友士多歸

重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為南陵簿遷武
 功今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縣大治歲~~歲~~發層庸
 民浸渠溉田穀大稔懿宗嘉之擢侍御史遷都官
 員外郎表求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繩下宣布條
 教時多盜建賴以安後以病疫父老扶柩歸塋永
 樂初為立廟梨山歲祀之史氏載其出處如是之
 詳而廟貌儼然凜凜猶有生氣凡雨暘不時禱之
 必應然則李公生惠斯民而死能福之食民之祭
 傳於信史而流俗之妄不為正吏則有罪輒書大

畧揭示邦人俾知所祀之本無神羞焉
國朝

重造水南橋記

張大典

郡之南爲紫芝坊天壇在焉鐵獅雲際諸勝於是
乎萃納松政壽邑之水合流於西溪水深而駛舟
人不利於渡元至正二十五年浮屠氏知源始甃
石爲橋醜其水爲一十六道梁亘以行建人利之
建故多山雨雨輒水漲屢瀕於圯歷明郡公朱汝
器邑侯易應昌前後修葺閱歲旣久復爲洪波所

齧石板率欹仄不可行或有漂沒者郡人編獨木
續之梁去水二丈有奇若長虹之駕空中橋高而
流益迅郡以南壤接南平古田二邑行李過是都
若擔者若負者建屬里之民未納程者納秸者郡
郭之樵者採者販者肩相摩趾相錯來者繼往者
續稍失足輒越隕其下今年春余隨郡守後展祭
天壇舍輦而徒躡獨木板過欹石俯瞰磧中流若
駿馬之馳下坡趾搖神悸者久之旣畢渡乃歎曰
橋所以通險橋行而險益甚是以危濟危其何利

之有會大叅劉公署郡事建造水西浮橋余乃廣其意於水南而增修之召石人伐石凡石砮之缺者傾者填之平之召木人伐木凡木版之縮者脆者方之巨之召鐵人治鐵凡石砮之銳者環之木板之續者鍊之高如舊廣視其舊而倍焉旁樹扶欄翼其橋而兩之橋成若擔若負若納程納秭若採若販肩摩趾錯來繼往續履險而平易危而安民莫不利是役也糜金錢若干不敢丐諸行者經始於夏六月告竣於秋七月余以日落成於橋之

門未樹則觀瞻有失明倫堂未興則鼓篋無所而園橋無方今幸

聖天子經筵幸學盛典煌煌天下文教聿新此正天所以嘉與建多士而建多士人人思奮之時也且講義以度功懋功以從時訓人以成德昭德以合禮四者國之令典惟學校先之此而不舉其誰舉者侯曰諾趨令庀材鳩工爰飭廂廡載奠門墻以竣廟役復大啓宇於廟垣之右軒墀宏敞庭宇清嚴授經有班鐘鼓其闕建人士具以其來告將乞

辭行乎遠也余思縣學固興於隋唐盛於宋在漢
東京未有其美而文翁治蜀首崇郡學本皆以造
就人文使天下爭自磨礪以副右文之化故我建
邑之先代有聞人理學如孟一之貫余隱之允文
詞苑如葉垂孫京吳才老棫袁機仲樞勲業如有
宋吳待問父子暨勝國楊文敏公榮等而上之朱
芾齋先生嘗僑居城南南橋之麓猶有考亭夫子
兒時畫卦亭遺跡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建人
士第率而循之家有洙泗戶爲鄒魯由一邑以風

天下梁侯行將治政成於冢宰凡睿宗之事皆得
移史官珥刑管以佐

天子文武成康之治寧第縫掖子褒美勿諉已哉是
真可以金石永矣

建溪書院碑記

鄭重

昔有宋以五星聚奎之兆文教儒風震軼漢唐夷
考其時周程邵張崛起倡興而其後惟吾閩爲最
盛閩自游楊得道而南延平諸公繼之而其後又
惟吾建爲最盛胡劉魏蔡父子兄弟如瑞麟威鳳

雲霄羽毛斯固非一鄉一國之士也乃扶輿磅礴篤生大儒朱紫陽出而集其成論者謂紫陽之於諸儒猶尼山之於羣聖也軻死不傳之緒豈不於有宋而不振也哉自是繩繩相繼道學昌明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紀地數傳而得西山真氏私淑考亭若見羹牆及其立朝丰采如合符節斯豈非名世挺生有關運氣者歟顧明道雖得其人而論學必有其地考之郡乘邑志紫霞滄洲皆有精舍雲谷考亭皆有書院四方學者負笈雲集郁郁

彬彬倚巖盛哉
在在茂草矣

元明以來若存若沒迨值丘葵而

今天子崇儒重道

御書扁額以闡儒宗夫上之所向下必趨之將必有篤學明道如濂洛兩閩其人者以應

聖主夢卜之求天人之間斷可識矣雖然亦賴有賢司牧爲之勞來匡翼振興而作起之也余不敏忝竊卿貳寤寐先哲未嘗一日去諸懷每引領南望曰是有起而爲吾建崇典型示則儆者乎友人告

余以甌邑鄧侯之爲政也友之言曰自鄧侯之爲甌邑田野盡闢道路盡除橋梁盡建雉堞盡修村落盡熙穰而且遷學宮創鐘樓百廢俱興不可枚舉今乃興復建溪書院以爲建人士講學之廬舍不雕不鏤存儉質也不丹不雘崇樸素也祀建先儒表師範也後祀文昌兼神教也左爲義學重蒙養也右爲射圃是觀德也創置糧石資饘粥也侯之慮無不周而力無不殫者如此敢丐如椽以垂不朽余於是喟然歎興曰善乎哉鄧侯之爲宰也

余嘗詠白華車輶軒歷覽通都大邑見夫田野道路有第如者矣橋梁雉堞有頽如者矣遑問學宮乎學宮且然遑問書院乎今侯之經營擘畫井井有條可謂本末畢貫纖鉅兼舉者矣且侯之用心若此丹山碧水鬱葱如故豈無光明俊偉之彥足以追踪前哲者出而爲

熙朝股肱之佐斯時也如景星卿雲一舉目而光華徧於天下是吾建昔之盛盛于草野今之盛又將盛于在朝也豈特如五星聚奎僅書宋史已哉

余驅馳

皇路三十載於茲他日得引懸車之例歸而從更老
之後瞻俎豆聽雅頌猶將執筆爲侯賦爰以勒於石

聖學淪亡浸微浸滅歷千餘年迄于有宋正道晦
而復昭自河南南兩夫子昌明絕學接孔孟之心傳
于千載之下一時游楊尹謝諸儒輩出而游揚又
皆以閩人親承講席故及夫子之時而巳有吾道
南矣之嘆又百餘年事于朱子復倡聖人之道于
東南學者謂孔孟之後正學之明也曰閩曰洛洛
學探其源閩學暢其義溯流尋源而閩人士之祠
祀夫子當于聖人之宮並爲終始而匪直爲閩與
洛之師承也是則公建祠之意已矣祠經始于正

月告成于三月今規模大備而公復為設義學置
 守祠春秋之祭領餼羊于有司而以諸生裔孫登
 柱登楓董其事吾願士之登斯堂者念斯堂所由
 廢興而皇然自勵于躬修實踐追昔賢講學從遊
 之盛以應大道昌明之會則茲祠之建固不獨嘉
 于閩人士也已公諱仕江南桐城人以廕補中書
 出守同時襄事者邑侯得並書之是為記

建安縣志卷之九

藝文下

祭城隍文

崔銑

維神其有靈兮代上天而陰隲乎下民維其其不
 敏兮奉

新命而敢任乎專城單車甫臨神境兮寸心夙夜其
 兢兢用敢竭誠昭告兮願與神分理乎幽明人事
 宰之職兮何以弊革而利興天工神之力兮何以
 阜物而寧人欲富欲壽欲逸兮宰其體恤乎輿情

若水若旱若疾兮神其消釋乎灾祲共撫一方之
黎庶兮政績相與以有成倘予戢之未稱兮尚克
誘啓乃心倘予念之有欺兮譴責其有常刑茲當
諸務未遑兮先洗心而誓盟維神其有靈兮鑒茲
惘忱尚饗

祭儀門文

崔銑

邑之有門也閔宰多矣宰易其人而門不易其名
蓋以其儀中立四方之綱也其儀孔威萬民之望
也其儀洞然無所障也其儀巋然無所欹也門之

所係大矣哉斯門也虎視不得以容其睫鬼蜮不
得以展其形群鼠不得恃以爲社媚狐不得依以
爲城而吾今之履之也平如砥直如矢由門拾級
而升庶幾乎神相我于冥冥一官初試製錦未能
昭告維切冀茲式憑

禱雨城隍文

崔銑

神之廟祀于茲土也蓋有年矣一方之灾祥冥實
操之所求于神者專故所禮于神者久而弗斁則
司雨暘而穀士女匪神之澤也亦神之戢余承乏

至此幾歷三載利不能以盡興弊不能以盡厥幸
而商安于市農欣于野無饑饉之虞樂盈寧之室
雖曰天時豈非人力今倬彼雲漢旱斯徵矣麥雖
既登禾將枯矣村老里氓頂露日中汗滴禾下神
即鑒我以微忱余敢欺神以恕責爰告尊神體天
好生請命早殷或下民不德少示其儆若必欲斬
伐之以旱魃使靡有孑遺也當非所樂出約之二
日或三日維風及雨祈祈孔興是天之仁也即神
之錫也環視四郊枯者立潤穉者復起民依然歌
庭碩焉其敢忘茲乎斯時也神無溺我余亦庶免
曠官之失也夫

宰邑說

崔銑

臣之最近于君者曰宰輔而最親于民者則曰宰
邑然而民者君之民也君不能自親其民而用宰
以親之則民之所望于宰者宜其重而宰之所報
于君者更不得輕也今士夫遇通籍瑰然自異日
徜徉于詩酒花月間謂區區百里何足與重輕焉
庸庸者又拘成法止期得當簿書而撫循輿味之

心雖發而不得成是二者皆過也古君子不敢忘君命之隆卽下世爲苟且之治故得時大用則論道陳謨警風戒俗斯世于和恒不幸而淪落草茅修身勵行友教四方亦未嘗不澤吾徒矧宰古號子男固所稱父母百姓也夫曾是子男而不孝其親乎亦曾是父母而不愛其子乎任是戢者固宜思田疇之所以伍學校之所以興訟獄之所以息寇盜之所以弭而且戶有流亾何以集之俗有頑梗何以馴之野有遺老何以恤之歲有災祲何以

非必借才而用也龔黃卓魯未必易民而治也

聖明之德世運之隆又遠過乎堯舜禹湯文武帝王之列也猶是宰也而絃歌學道之風迺遂視古不及耶蓋嘗稽之漢唐凡長吏治行高等入備帷幄通都大邑又往往以臺閣出領其事今縉紳由令秩起家而晉陟台衡者豈少也哉是宰固最親于民亦最近于君而不容少有曠濼以自囿其豎立

者概可見矣然則所以爲邑者宜如何夫亦曰敬以直內潔以持躬俾民之好惡趨避疾痛疴癢無一不達其情而養欲給求盡所能事卽不必雉馴鳳集而生而尊親歿而俎豆斯亦不負吾君宰邑也而宰輔之道得焉矣若夫克盡厥職而終致屈抑者亦不乏見是又尋常理數之外而不可概以爲訓也嗚呼孰謂爲宰而可易易也哉

因美亭記

崔銑

天下之事起于無藉者難起于有藉者易出乎自

然者逸出乎勉然者勞審夫

逸難易之數顧不

第化民成俗可操券而必其效卽偶爾動作甚無

繫于輕重得失而謂無一端之幾于道不可也前

建中濟上潘君闢園署室西作亭其中頗其額

曰因美亭無見哉按亭高不丈餘廣數溝構櫺節

稅無漆雕飾制甚樸也去數十武有軒顏曰

如翠上蔭古樟榦壯合抱餘高接星漢陰翳青蠹

四時入其中者若雲谷岩棲而不知身在塵

如翠上蔭古樟榦壯合抱餘高接星漢陰翳青蠹

世致足樂也顧卜築日久廼謀重葺有言中乏山水宜壘石鑿泉爲增華計余甚難之甲寅之變閩之臺榭陂池湮沒于荒煙野蔓者不知凡幾茲何幸而重得斯亭也常使君之新堂柳存諒之茅亭清流奇石非不合形効技苦志役焉然距官舍遠又皆憑藉山水而損益潤色遂以成勝固易且逸也今其迹尚有存焉者乎矧余才不逮古人備員衝期日無片暇幸

天

聖休養生息民無一車之勞有司正宜加意

噢咻推明德化猶懼無補萬一乃不此之務欲以土石之工與造物而爭巧何其惑也且斯亭之所以因美命名者何爲乎蓋謂長民者誠能因民之利而興之則家富因民之善而教之則俗和且因民之好惡趨避而與聚弗施則情達而政無不通其寓意固重以周而非僅爲一身一時快意適志之具而已也不然農賈編戶擁費不過升斗其于遊觀宴會之地尚欲移山迴澗花木禽魚備謀佳麗見聞亦不爲怪曾身任長民而必不費一金不

役一夫斤斤簡陋之常而云糜愧循良揆諸古人
 琴鶴之風或不若是拘也余故深會其微仍其舊
 制稍加補葺誌以自鑒且欲繼余而治者亦思此
 亭之所由名推而遠之庶于化民成俗之道勿務
 好勞苟難豈惟建人士之幸余真樂同心焉

崔邑侯編審碑記

潘錦

國家有治法必得治人蓋法雖良不得其人即借
 法以滋弊民不見法之便而祇見法之擾也即如
 五年編審法至良意至美顧不日者或以營私而

庸謹者徒循故事夫

朝廷稽數拜登之典適以啟豪右侵漁飽奸貪谿壑
 便民之法民之不便孰如之耐翁崔老父臺以名
 孝廉出宰吾邑慈祥子惠之休飲冰茹蘖之操衾
 影盟之而婦孺信之辛卯值大造上體

聖天子蠲租賜復連年德意下恤窮百姓仰事俯畜
 勤屋艱難不庇豪強不徇請謁清置甲以便均輸
 免老荒以甦困累冊籍不假手於吏胥陋規咸恣
 力以禁革蓋民之被澤者五載於茲公以實心行

實政亦何法而不便民而便民之法此尤其最也
 召父杜母復見於今窮鄉下里戶而祝焉共期貞
 珉以誌不諼夫公之不諼者豈待貞珉哉然巋然
 片石與丹山並峙與碧水並流俾後之覽者咸目
 濯磨有治人因有治法則民今日思所以不諼乎
 公者固即民計及後日而希所以自便者爾公諱
 銑號耐齋江南太平縣人康熙丁巳科舉人

藝文 題咏

永安寺

唐歐陽詹

結得蒲團不掃塵松間冥坐共何人
 林深日午鐘聲動自採溪毛養幻身

白雲寺

許宏

踏破苔痕一逕斑白雲飛處見青山
 不知浮世塵中客幾個能知物外閑

謁梨嶽祠

明劉璵

冒雨登梨嶽恭參嶽下祠褒封來聖代
 功德記唐時

雲霧作生氣麾旄肅舊儀
漸余繼遺躅感慨一題詩
昭慶寺
楊讓

偶宿無塵地幸逢夜景清
講餘雙樹靜禪寂一燈明
素魄穿櫺入涼颺滿簾生
已公能愛客淪茗坐更深

過黃華山園

謝丰

車馬城中地山堂二華開
亭應元草在水若浣花來
投轄知賢主登高愧賦才
冥鴻無限意寥廓自悠哉

又

疊石成青壘栽花得錦屏
千峯排闥至一水自天明

孰問家人產偏宜罷吏情
時來恣討論不是爲逃名

黃華樓

明勞堪

使君綺席敞林岵讌坐輕
風暑氣收一壑水光搖落
日萬山雲影抱虛樓琴書足
適還高酌湖海相逢且
勝遊盛世不須誇放逸願隨賓
從計先憂

又

李瑄

黃華樓上看黃花舉目雲深
卽是家去國已甘如墜
葉虛名空歎逐飄沙烏紗未許
狂風落班彩寧隨愛
日賒回首金臺無限意停杯坐待
夕陽斜

辰山

蘇仲簡

過了重陽九日期天風翼我上巍巍滄溟浩渺望不
盡碧落高寒神欲飛井白尚存仙馭遠江山良是物
情非詩成一笑烏紗墮滿摘黃花插鬢歸

白雲寺

蘇鉅

清暇來叅一指禪禪房深在白雲邊樹迷山色渾成
雨溪接波光遠帶煙石畔尚留煨芋火林間時汲煮
茶泉老僧相伴尋詩去滿抱松風興灑然

東華觀

賈暹

髮蕭蕭鬢有華萍蹤暫止老君家纔吟紫
句又見元都觀裏花塵海波濤心獨厭壺天風景趣
偏賒相逢一二神仙侶時共林間飯熟麻

法雲堂

在吉苑里

江沂

偶扶鳩杖此間遊六十衰翁願竟酬塵世百年渾似
夢雲菴六月尚如秋峯巒俯效兒孫列殿閣虛同星
漢浮來去見聞休用問他時終擬卜菟裘

建安附郭十景

梨嶽騎雲

崔銑

建安縣志卷之九

建安縣志 卷之九
高嶽鎮名城雲開一片晴芝江水自小南浦樹分明
圖畫從空列人煙近郭生幾回登眺處民物倍關情

華山夕照

永安寺爲華山

建勝首黃華回光映紫霞鐘鳴古寺晚鳥去夕陽斜
禪靜無塵入年豐願日賒餘輝挹不盡莫漫點燈花

東峯煙井

近城煙火密爭說是東峯士女千家樂桑麻幾處荒
摩肩占泰運比屋見休風敬藉輶軒過呈圖頌帝功

南浦飛霞

晴浦新波綠清風動彩霞凝潭疑濯錦度嶺
藻火光難並芙蓉色漫誇不爲翹首望何以念舟車

鶴岫橫秋

山中聞出鶴至氣應當年况際秋光好尤忻往事傳
疎林紅抹樹佳氣紫浮煙莫羨蓬萊勝孤高地可仙
文瀾西注天下水朝西者三處建溪其一賢儒所萃

雙流遠建郡一半向西來萬斛珠璣濺千尋匹練開
詩書沾潤澤人物喜滋培路鑿知誰力奇川應鼎魁
白雲紺宇

城東有古刹疑是白雲窩山色當門近松風入殿多
巍廊環翠竹石壁點青蘿清景悠然暗浮生快一過

駱鸞僊渡

不就南昌尉翔空白日仙功名流水去姓氏至今傳

草綠溪灘渡雲迷丹灶煙高風誠仰止况乃脫塵緣

李園春雪

園在白雲之左春日花開如雪

百卉當春發名園李亦開溫如玉樹立寒擬雪毳來

明月常為伴白雲閒可陪誰甘佳麗候清素匹花魁

響谷傳音

忽聽來音響迥然出谷中氣求疑室遠聲應

機發原無徑山呼不異嵩桃源如可秘何以

梨嶽晴雲

龔

渤

聞道李公愛此山山靈默默通天關芝城煙

火家家

建水潌洄處處閒爽氣晨開巖綵色嵐光

暮捲岫

添顏稱晴道雨無須競只教依然一望間

華山夕照

羲和雖已迫崦嵫殿宇明光影欲歛階草微

微低有

色崇山冥冥遠何知寸陰瞬息無多子老大

殷勤尚

待時當日魯陽人未信揮戈酣戰莫教遲

東峯煙井

蒼黎百億集芝城更聽東峯雞犬聲
丹竈日增雲子白銀牀時挹玉壺清
弦歌寧獨聞言假帥帥豈徒讓
董生丞負自慙無個事公餘庭畔不勝情

南浦飛霞

迤邐東門一水斜望中澄映落平沙
千山舒影皆成綺滿樹含輝不是花
頃刻光流天帝醉殷勤杯飲曼
卿誇問霞飛欲歸何處儘入城中聚紫霞

鶴岫橫秋

世情歲月兩悠悠忽眺晴山已報秋
黃綻橘垂綠露滴紅飄楓舞爲霜流
凝寒拂面誰人問素影馳輝何處留
幸得鶴山開復合非同丹嶂竟開牛

文瀾西注

庭松哦罷獨跚跚幸得名邦笑語看朝暮
紉蘭讀邱索春秋佩玉肅衣冠
非因孺子常懸榻豈爲桓公只授餐
莫恠建安才子盛西園翰墨日添瀾

白雲紺宇

眺望東城氣若何白雲深處老僧多香煙裊裊長冲霄
漢偈語諄諄掛薜蘿貝葉飄來臨邃室天花散落習
青波超然去未非今日吏隱何妨佩玉珂

驂鸞仙渡

跋涉風塵若個憐優游世外羨神仙敲碁洞裏休離
席吹笛山中不計年在已問隣非素術守靈何索只
丹田乘鸞今日歸來晚應是武夷宴未還

李園春雪

成蹊來往不須囂豈比袁門跡未曉色蕩城邊驚犬

吠寒增院內傲蜂腰荆南去歲原非類薊北今年可
共邀滿樹雪雱凝欲散試看見現幾多消

響谷傳音

能言晉石古來無空谷聲傳不用枹解語野花似問
蒼知音溪水若都俞鳴珂濟濟才登陞鼓腹熙熙歌
載途恩澤如綸多浩蕩民情踴躍代山呼

辭鄉賓

任元衷

多年來幣聘三讓志彌堅晉接難升降趨蹌失後先
黃冠豈上座破衲敢登筵幸恕野人癖莫推隱者

布蔬隨飽煖泉石任殮眠卽此爲親愛更何奢望

春日同友人登梨山

陸登選

梨山自昔推名勝躡屐乘春結伴遊峭壁孤懸天地
上危樓倒照日星浮煙迷洞口峯藏影雨過山腰翠
欲流憑弔李公棠蒂處嶺雲芝水日悠悠

通仙門樓晚眺

畫角風高暮雨收夕陽斜照好凝眸遠天雲淨羣峯
出近岸煙籠半郭浮樓影倒窺孤澗月濤聲直撼富
沙秋藍橋有路通仙境一望恍疑到十洲

之 文公季子也

明

孝子陳滢墓在郡城東古苑里 而率下馬腰嶺

尚書鄭賜墓在將相里西焙

贈少傅楊達卿墓在府城東白 山之麓 文敏公祖

贈少傅楊伯成墓在房村里龍 壠 文敏公父

一布政連均墓在將相里樊山之 亦

都指揮徐信墓在城北煙源

卽中滕員墓在房村口小蒙洲 其殉土木之難以

衣冠葬此

緝修龔錡墓在吉苑里上坑討沙尤寇遇難以袍

笏葬此

工部郎中龔沅墓在建寧里之金盤錡之子

工部侍郎范嵩墓在登仙里劉坑舖

楊文敏公夫人劉氏墓在城東白鶴山麓

兵氛

唐

高祖武德四年妖賊武遇陷建州五年刺史謝元

治討平之州復

僖宗乾符五年賊黃巢毀

州人陳巖率鄉兵

破之

昭宗景福三年建州刺史徐範叛附于王潮

宋

高宗建炎元年建州軍校張等作亂殺守臣張

勤轉運使毛奎判官曹等城自守二年轉運

判官謝如意討張等誅之是年六月建

州卒葉儂等作亂陷福州州月入寧德復還建

州帝命御營中軍統制張仁同兩浙提點刑獄
趙哲率兵討之大破僂兵

降復謀叛尋擒誅

四年御營前軍將楊勅叛

招安之七月建州范汝為作亂知州事劉子翼

移寓崇安先是范汝為作亂命統制李捧捕之

復命福建安撫使程邁會丘討之捧擊汝為於

建州官軍皆潰捧遜去十月遣前御史臺檢法

官謝嚮招汝為十月復命武副軍都統制辛

明

企宗討之十二月汝為降詔補民兵統領

嘉靖四十年八月流賊夜突至城西時承平久民

不知兵平明逆戰于通都橋敗績始焚橋禦之

城守七日賊解圍去會叅將戚繼光督兵兼程

追之盡殲焉戚公與兵憲豪飲三鼓未罷而辰

刻破賊會食人以爲神

萬歷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建安鄉民吳順潘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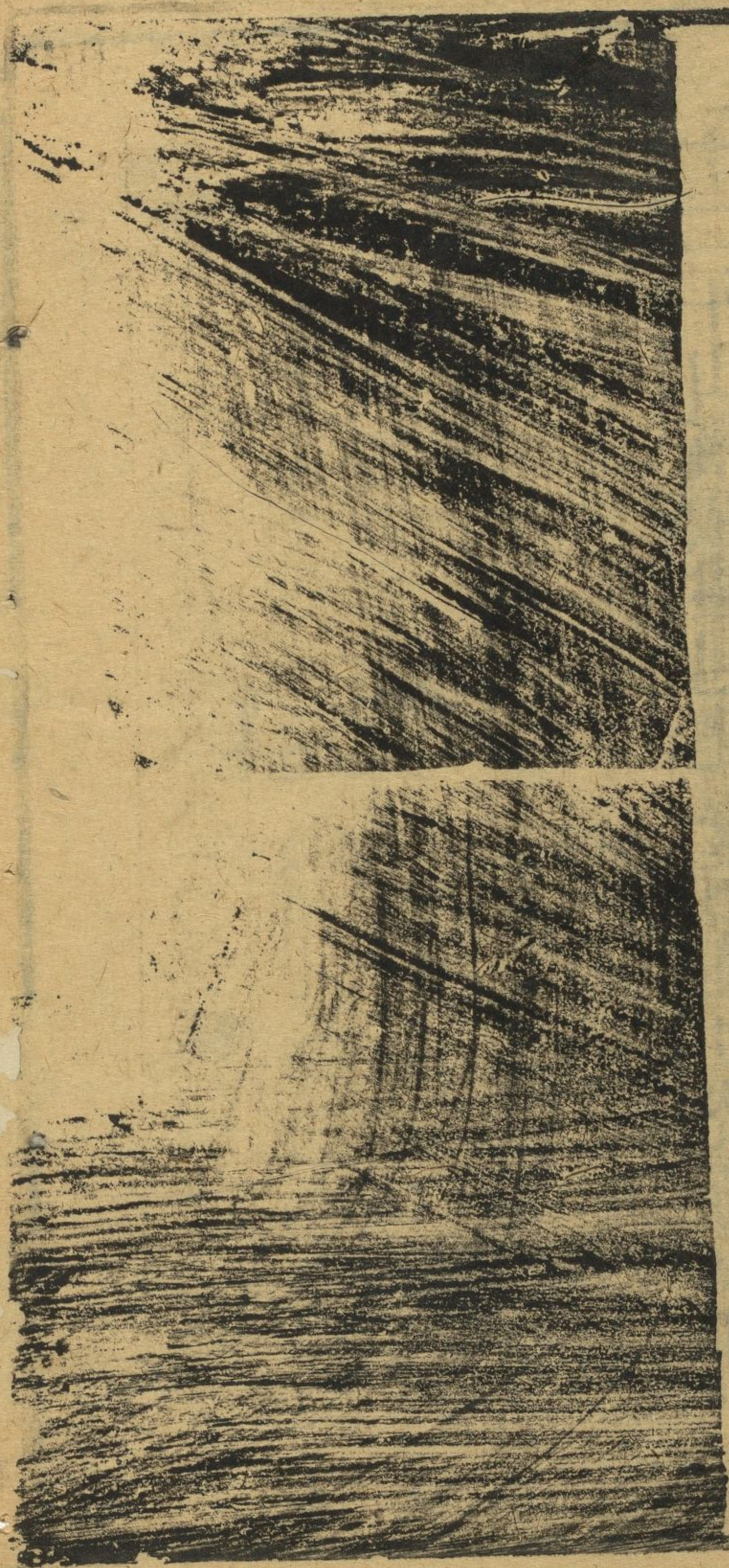
選等惑降五穀童聚衆於郡之鐘樓巷爲游徼

所偵始解散先是五穀童降言當有古鐘出二
十六年城西漁人泗水見古鐘一
口因率衆去之吳
順等遂借此惑衆

國朝

順治四年七月妖僧王和金壇人住古田山中借
講經聚衆從東溪來攻城時鎮兵遠調防守者
少十三日城陷和挾明廢宗鄖西王號召山寇
肆掠郡城攻陷旁邑五年大將軍部堂統師至
郡監柵掘塹困之無措令城中老稚誦塵訶
般若波羅蜜六字冀以解圍四月朔

十二年山寇張建起建安南雅口焚擄各鄉十四
年巡道李元萃單騎入壘諭以順逆遂投誠尋
叛元萃密計授鄉人殺之四境始寧



明

永樂十四年七月望大冰入城壞城郭漂屋舍民溺死者甚衆

成化三年六月幾望地震

十六年九月壬戌暮有火星自西北奔流東北其色赤其形長其尾如炸其聲如雷數刻始沒

二十一年夏至雨山水驟溢民舍多壞瀕溪尤甚
正德元年正月朔正北天裂紅光濶二丈許長數十尺許有頃光滅自下而上若捲席然

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郡城大水城中以舟行

萬歷元年秋八月地震

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定安坊火延中和坊水街頭

民房數千間

十八年六月初二夜縣政和門火延千餘家城樓

二十三年三月大雨雹大如雞子小如棋子響如

彈丸民屋皆壞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夜地震自東而西屋宇動

三十七年三月日有黑暈四面圍繞至四月方沒

五月廿四夜洪水驟漲雨下如注三晝夜舟從

城堦上過城樓崩塌漂流都橋及城內外民

居溺死男婦無筭自威武門至通仙門城牆俱

壞兩縣治東西察院各館署衙門一時俱圯適

巡按陸夢祖駐節東察院幾不免知縣易應昌

角巾素衣屏騶從行水溺死枕籍應昌躬臨掩

瘞

崇正乙酉春正月八日寧遠門哭有武弁巡城詣

守者言其狀遣人往政和門城牆皆哭如女子

啼聲

乙酉夏倉前街魏家鷄生四子狀皆異有生二頭者有頭生于腹下者有頭生于尾後者有生四足者

丙戌年正月天晝晦風須臾頰紫色大雪雹重至十餘斤延平以下皆然

丙戌年臨江門外火城樓燬建安西壩山崩壓民居數十區大中寺金剛首折府獄中神像出鬚長半寸虎自寧遠門入城

